

未曾谋面的相识

盯着超市门口服务台前一排排照片及对应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我内心略微纠结了一会儿,便按照上面信息,拨通了第一排第一个人总经理王俊玲的电话。

“喂,是王总吗?”

“噢,我是,您请讲。”

耳边响起了银铃般的声音。亲切,自然,像是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很冒昧打扰您。——我的孩子刚高考完,还没啥社会经验,瞅见你们百惠店餐饮部招人,想到那打打短期杂工锻炼锻炼,您看能否给提供个机会,工资待遇都好说。”

“姐,——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餐饮部,只招长期工,您看这样行不,我们百惠超市每年都给假期的孩子们提供一些锻炼的岗位机会,您可以找一下客服部的经理,让她具体给你安排一下。”

“好的,好的。”

一件就职事件就这样轻松搞定了。

寥寥数语,简洁明了。2017年7月,我与县百惠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俊玲女士就是这样搭讪认识的。同为古俾人,虽未谋面,但王俊玲女士亲切自然的为人处世风格和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这个女娃不简单

再次见到王总,是在2018年的12月

23日。那天,我们县作家协会2018年会恰好定在了县百惠商贸公司总部召开。这时,我才了解到,是热心的王总特意给我们缺场所少经费的县作协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那天,我们县作协全体与会人员与王总共同参加了“绛县作家协会驻县百惠商贸有限公司创作基地”的揭牌仪式。这时,我才正式亲眼目睹到王总——王俊玲女士的芳容。

40岁刚出头,扎着一个简单的马尾辫,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眉宇间散发出一种爽朗的亮光,说起话来亲切随和,如同与你拉家常。提起创业经历,王总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也是那天我才知道,绛县百惠商贸有限公司从2004年9月发起,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从最初只有1家超市11名职工,到如今拥有11家连锁超市、3家餐饮单位、1个商务茶庄、1个配送中心和1个果

蔬仓储站,现在的百惠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职工280余人,涉及零售百货、餐饮服务、物流配送的多元化经营企业。

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王总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资助贫困大学生、为灾区捐款捐物,就在今年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间,百惠公司责无旁贷地挑起全县人民粮食蔬果的配送任务,这无不体现出一个企

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细细想来,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绛县人都

这么多年用心服务,用爱经营,无声无息地以做人的善良、本真、感恩与爱,把一件事做大做强,做到最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今,王总带领全体员工正在为“让古俾百姓享受更多实惠,让优质服务惠及更多百姓”的美好愿景不懈地努力着。

瑜伽馆里的小姐妹

“老师,为啥我的后弯老是下不去?”

“姐,我的下犬式做得标准吗?”

后来时常在瑜伽馆里见到的王总,总是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虚心向馆里老师和学长们请教。她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认真,执着。为了做好一个动作,她不遗余力地反复练习,有时课后还及时进行补课,似有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阵势。眉宇间总散发着亮光,又传来一句明朗而又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姐妹们,一起加油啊!王总这富有磁场的吸引力和满满的正能量就这样把我们几个人紧紧地吸纳到了一起。为了便于相互鼓励和督促,我们建了个“瑜伽姐妹”群,开始打卡练习。每每要上课前,都有人在群里发起:练瑜伽的姐妹们,走起!于是大家一呼就应,偶有想偷懒的,也在大家的相互督促下,在一起变美的路上相邀而行。也许,一生中有些人,只是遇见就已经足够美好。

·“百惠杯”有奖征文之六·

遇见王总

◇ 李淑芳

不清楚,到底从哪天起,“百惠”正如它名子所涵盖的含义一样,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浸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如同一杯随时随地解渴的白开水,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常,缺少不得。

有人说过:“做人做事做到极致是善良和平淡的极点。”眼瞅着面前这位女娃,既没有咄咄逼人的商气,也没有财大气粗的霸气,就是这样一位平常如邻家的小女子,

刘金龙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开着小车去铲地皮。铲地皮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职业,就是到各村里挨家挨户收古货。

刘金龙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昨天晚上做的梦:自己因上课迟到被初中班主任罚站在教室门外。早上醒来,他觉得这个梦真是好笑。想到初中班主任,他又不由地想到了班花王亚琴。从初一年级开学见到她那天开始,刘金龙就暗恋上了她,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白。

初三第二学期,刘金龙父亲出车祸死了,家里留下了母亲、上高中的姐姐和他。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种庄稼没有其他收入,姐弟两个上学的费用再加上父亲的丧葬费,家里就欠了不少外债。刘金龙不想继续读高中,就跟着本村的人到外地打工去了。这些年,他学过打饼子,在饭店端过盘子,贴过小广告,学着做过铝合金门窗,干的样数不少,但都干不长远,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王亚琴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后来嫁

给了邻村书记的儿子。她结婚那天,刘金龙听说了,赶到裴庄,远远地站在婚礼人群的外围,真想把王亚琴抢回家。然而,他太穷了,他拿什么来养活她呢。在亚琴结婚的第二年,经媒人说合,刘金龙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了。

刘金龙的一个远方舅舅是搞古玩玩的,在六七十年代就倒卖过袁大头银元,改革开放后,明里暗里搞些收古货的事情,尤其是国家开放

了古玩市场之后,凭借经验和人脉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刘金龙结婚的时候,他妈向他这个舅舅借了点钱,结婚后一直还不了,刘金龙就开始跟着他学习收古货。几年后,他还清了借款,自己手里攒了点钱就单干了。也许命里该他发点财,有一天,他在邻村一位老太家30元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铜



◇ 王天玉

香炉,回家清洗之后,发现这个铜香炉质地精良、做工精细,“大明宣德年制”款规整如刀刻,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只真正的明代宣德年制的官窑宣德炉。他舅舅介绍一位收藏家用高价买走了,他得了一大笔钱。用这钱,他盖了新房,买了轿车。这些年,他常想起亚琴,尽管昨晚没有梦见她,但是梦见了与她有关的班主任,他越发想念她了。

他决定到裴庄一转,看看能不能见到她,顺便铲一圈地皮。车很快到了村口,他将车停在村外,径直走向亚琴家。远远地看到贴满瓷砖的两层小楼,尽管有些破旧,但依然不失当年的豪华。亚琴的公公前些年是村长,自己在村边搞了一个化工厂,是远近闻名的暴发户。这两年环保查得严,化工厂倒闭了,听说还欠了大笔外债。

看着脱了漆的旧

铁门,刘金龙有点犹豫,以往他是不会进这样的门户的,从铲地皮的经验来判断,这门是改革开放后破落暴发户的家,没什么古东西。因为他今天不是来铲地皮的,便忐忑地敲了几下门环,听见有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问:“谁呀,进来吧。”他慢慢推开铁门,站在大门口,看见了一位面色苍白、目光呆滞、鬓角因长时间没染而灰黄的女人。那女人迟疑而无力地问:“你找谁?”刘金龙有些发呆,他不确定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谁,模样像亚琴,但又太不像了。他记忆中的班花是天仙似的,特别是结婚那天,比电影明星还漂亮,可今天距离他几米远的这个女人不是王亚琴,又会是谁?他说:“大娘,不,大嫂,你家有古货吗?我是收古货的。”她慢慢地说了句:“没有,什么都没有。”说完转身就要回屋,就在她转过身的一刹那,刘金龙凭借他辨认古货的眼睛和记忆认出来了——她就是王亚琴!他大胆而有些迟疑地叫了一声:“亚琴!”,她的身子明显地停顿了一下,但她没有吭声,也没有回头。刘金龙确信她听见了,就跟着走进屋,急切地说:“亚琴,我是王金龙,你不认识我了,咱们是初中同学!”亚琴转过身来,却已经是满脸泪花,小声说:“你有事吗?”刘金龙看着亚琴的脸激动地说:“我,我,我没什么事,我就是……”话说了半截又咽到肚里了。亚琴伤心地说:“你还能认得我?我早已不是以前的我了。”亚琴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让他坐下,面无表情地诉说了她这几年经历的事情:亚琴的公公因欠债躲到姑娘家去了,常年不敢回家,要债的人踏破了门槛;婆婆因担惊受怕于前年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有一个儿子,专科毕业后在外找工作;还有一个女儿,正在上大学。

刘金龙听完这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原来那样风光的家庭,十里八乡都出名的婚姻,让多少人羡慕的生活,如今竟成了这般光景。他沉思了片刻,对亚琴说:“你有困难,我来帮你!”话音刚落,就听见卧室里传出来一个男人急促的咳嗽声,亚琴赶紧跑到卧室,刘金龙跟了进去。

他看到凌乱的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床边挂着输液的吊杆和瓶子,床头摆满了各种药物。亚琴把男人的头抬起来,把枕头垫高了些,说:“这是我丈夫,去年得了脑溢血,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停了几个月,总算保住了命,现在瘫痪在床。”

刘金龙没说什么,从车里取了一万元现金给了亚琴,开车回家了。

